



第1248期(A)

# 悼妻詩詞傳統之蒲松齡

(編者按：蕭虹博士為澳華文壇做出巨大貢獻，早在2015年便榮獲「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特聘美國著名小說作家、「傷痕文學」開創者盧新華先生和中國作協副主席葉辛先生作頒獎人。蕭虹博士筆耕不輟，本文系作者原創「古代文人與女性親人的關係」系列研究論文之十六。)

## 1, 前言

提起蒲松齡自然想起《聊齋誌異》。蒲松齡筆下的鬼狐世界比人的世界更充滿人性的優美、醜惡、險詐、義氣、多情等種種光怪陸離的世情。而這個世界裡，女性往往佔據善與愛的一面，並與醜惡、無情與暴力對抗，即使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從他塑造的這些可歌可泣的女性角色，可以推想他一定長期與女性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深度瞭解女性，是一個同情女性、愛護女性的人。很少人知道，他和他的妻子有一段深摯的感情。也許就是通過他的妻子，也許還有別的女性親人，他進入了女性的內心世界。妻子死後，他不斷回憶兩人共同生活的種種，懷念著她，因此寫下許多悼妻的詩詞。

## 2, 正文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縣(今淄博市)人。他和妻子相處的一切，在他為之寫的「劉氏行實」中有詳細記載。文章很長，大致說他們於順治十四年(1657)結婚，當時蒲松齡18歲，劉氏15歲。蒲松齡兄弟分家後，他們所得甚少，生活並不富裕，而且要克服很多困難。要改善生活，當時唯一的辦法便是考得功名進入仕途。然而蒲松齡屢試不中，只得靠坐館維生——也就是擔任私人教師或者以僚屬或清客之類的身份，寄寓在主人府中。不但所得收入甚微，而且與妻子兩人離多聚少。劉氏獨力操持家務，辛勤勞作，還時常生病，一生沒有享受過舒適的日子。她去世以後，蒲松齡除了悲傷之外，更感到歉疚。特別其中有一段話，是他想起自己因沒有做官，抱憾終身，妻子卻能用話來寬慰他：

五十餘猶不忘進取。孺人止之曰：「君勿須復爾！倘命應通顯，今已台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肉鼓吹為快哉！」松齡善其言。……松齡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無他長，但知止足。今三子一孫，能繼書香，衣食不至凍餓，天賜不為不厚。自顧有何功德，而尚存歎望耶？」[1]

言下之意，甚為讚賞妻子能看淡名利，知足常樂的態度，也影響他能夠對自己的境遇釋懷。

蒲松齡為妻子一共寫了三題八首悼亡詩，即是：〈悼內〉〈悼內：又〉，以及〈絕句〉。現在選取其中幾首，大致可以一窺全豹。

〈悼內〉其一：

分明蒨布寒裯出，彷彿呻吟入耳聞。  
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圖此夕頓離分。  
結褵五十六年妻子一旦分離，彷彿依然見到她荆釵布裙的身影和聽到她病中的呻吟。

〈悼內〉其二：

自嫁黔婁艱倍遭，家貧兒女任啼號。  
洗衣更惜來生福，豐歲時將野菜挑。



2015年蕭虹博士榮獲「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

憐我衰髮留脆餅，哀君多病苦勤勞。

幸逢諸婦能相繼，并日誤煩手自操。

詩人自比貧窮的黔婁，無形中也就是把妻子比作有見識、有才情的黔婁妻。[2]妻子省吃儉用，懂得惜福。還能體貼丈夫年老，特地留下容易咀嚼的食物給他。幸好兒媳能幹，家務可以代勞。總算到老可以過稍微輕鬆的生活。

〈悼內〉其三：

燭影昏黃照舊幃，衰殘病痛復誰知？

傷心把盞澆愁夜，苦憶連床說夢時。

無可奈何人似槿，不能自己淚如絲。

生平未嘗聞君語，此日聞來不忍窺。

到了自己病老無依的時候，又有誰來可憐他呢？這時不禁回想起當年連床共話時的幸福。生前不忍打開妻子的箱子，現在更是不忍開，害怕徒然撩起睹物思人的痛楚。

蒲松齡壽命很長，妻子死後他曾多次為她寫悼念的詩，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還寫了一首關於夢的詩：

一自長離歸夜台，何曾一夜夢君來。

忽然含笑拳擘入，賺我朦朧睡眼開。

妻子死後他一直都沒有夢見過她。忽然在睡眠朦朧中似乎看見妻子含笑走來。這種意境讓我們想起白居易的「長恨歌」中「魂魄不曾來入夢」的名句，又喚起蘇東坡「記夢」[3]那種悲涼的氣氛。它們都是因為思念太甚而冀望與所愛之人在夢中相見引起的遐想，亦幻亦真，最令人神傷。

他也因自己年邁，不久人世，渴望與妻子死後團圓，因有詩：

觸類紛刺心，淚下不能止。

已而轉自笑，人生誰不爾？

叟年七十四，相別固無幾。

所恨不先行，白頭同墮米。

既然人生終有一死，那麼七十四歲的他，和妻子見面的日子不遠了。事實上，寫完這首詩後的兩年，也就是他七十六歲時，他就隨妻子去了。子孫把他們合葬在一起，他終於如願地與妻子團圓。

如此一個深情的丈夫，竟然在後世被懷疑有「二夫人」。我在網上看到這麼一段故事，是題為「馬瑞芳：蒲松齡墓「考古」發現的訪談」[4]，是曾經為蒲松齡寫傳的女作家發在網上的。故事大意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人因蒲松齡的一首題像的詩，懷疑他曾經與另一女子有一段情，而且有了孩子。幸虧，或者應該說不幸，文革時，蒲松齡的墳墓被挖，為了證實蒲松齡有二夫人之說是否屬實，文革後馬瑞芳找到當年領導挖墳的頭頭，作了匿名的訪談，證實了這位專情的丈夫的墳墓中只有兩具屍體，並沒有二夫人的遺體。馬瑞芳的訪談奇趣橫生，可以作為一篇妙文來讀。

## 3, 結語

我們再一次堅信成功的文學家都是情商很高的人，而正因為此，他們對他們的女性親人會有特殊的情感。寫得出像《聊齋》這樣名作的作者，所以會寫出這麼多悼念妻子的詩。據說蒲松齡曾經在大路邊擺攤收集傳奇故事，作為他創作的泉源。然而光有故事不能寫出傑作，故事中的感情必須來自生活。從他所寫的雜彩紛陳的悼妻詩裡，我們可以體會到他與妻子的感情生活才是故事中感性的泉源。

注釋：[1]《述劉氏行實》.https://www.taholab.com/18287, 2026年1月10日查閱。[2]《列女傳》卷二：賢明傳·魯黔婁妻。[3]蘇軾，見本系列1.蕭虹<蘇軾和他的女性親人——中國文人與女性親人關係研究之一>。[4]https://www.sohu.com/a/446248316\_100098090, 2025年5月16日查閱。

蕭虹

# 回家

布文

媽媽，你看天空慘白  
白得像我被冷風掏空的臉色  
大地雪白  
白得像你那一頭，被歲月搓洗的青絲  
這世界，被一場巨大的蒼茫覆蓋  
所有鮮活溫暖的事物  
都鋪上了蒼茫的冰涼  
甚至連時間的流動  
也凍結在黑色的小路裡  
我的腳印  
是不甘沉沒的呼喊，在雪中留下的倔強  
媽媽，我們就這樣隔著餘生  
在兩行平行無法相交的時空中  
我是一個孤單的黑點，正緩慢地  
推著沉重的人間行走  
我看不清路邊的昏黃，銀杏葉早掉光了吧  
應該是路燈，向我舉起了經幡

媽媽，我許諾春節與您重逢  
在茫茫的寒冷中，在大地的沉默裡  
我抓起一把雪，它在我手裡發出了光芒  
大雪不會一直覆蓋  
它只是將世界還原成最初的荒原  
而我，將用這最原始的步履  
去給「回家」這兩個字，重新命名



梁敏指畫《天寒路遠》

# 漁樵新問

(接上期)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告訴人們大西洋島亞特蘭蒂斯的故事，他說在大西洋裡有一個很大的島，從那裡人們可以去其他島嶼，那些島嶼的對面，就是海洋包圍著的一整塊陸地，這就是「亞特蘭蒂斯王國」，那是一個神建立的國家，亞特蘭蒂斯發展程度非常高，甚至超過現如今人類的科學技術。可惜的是，亞特蘭蒂斯遭遇了一場巨大的災難，於是這個璀璨的文明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存在不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柏拉圖在那個時期就提出了非常高的發展程度和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現今的科學技術。在我去中南美洲的時候曾門膽想過，這個亞特蘭蒂斯有可能是中南美洲的瑪雅文明。另一位元思想家、作家法蘭西斯·培根的作品《新大西島》，對此我在另一篇文章《大西洋孤島上的烏托邦之殤》裡也做過比較。十七世紀法蘭西斯·培根就描繪了一個社會將科學組織化、制度化的圖景。他闡述了知識的力量、知識的驗證、科學可以開發自然資源使社會進步。和伊本·圖斐利的「啟示則是內在的、個體的，依靠直覺和理性結合的過程」完全不同。他強調以一種現實的實驗性的方式，用科學改變社會，而啟示更多是外部的、通過集體相互而來的。《新大西島》所描繪的科學至上的理想社會，是歐洲另一種啟蒙思想的先聲。我曾經覺得法蘭西斯·培根太了不起了，可現在想想他太過樂觀於科學，忽視倫理的價值，也忽視了藝術、情感與直覺。實際上，很多偉大的創造和思想並非純粹依靠經驗和邏輯。他在「論人生」裡一下羅列了五十八論，全是經驗和邏輯，這引發我一直想瞭解一下弗蘭西斯·培根的情感生活是怎樣的。

很有意思！思辨，知識與孤獨，誰更接近真理？他們都關注知識的重要性，並提出了各自的「理想狀態」，無論是神性，科學烏托邦還是靈性覺醒。核心在於視角和目的。《新大西島》以科學為核心，目標是通過社會合作實現物質與知識的豐富；《哈義·本·葉格贊》則通過孤獨的靈性探索，追求個人與神本質或本體的融合。亞特蘭蒂斯則告訴人們什麼模式才是理想的國度。這又引出那個簡單的問題：「人活著的意義」，或者是「關於人類的終極追求」。不少人說人生的終極追求就是好好的活著，負有遠大理想或躺平都是為了活得好一點，不同的是主動和被動。就像問「你幸福嗎？」一樣，這問題傻不傻，很傻，但還是會提出來。雖然是傻問題，可是每個人都常常會自己問自己。既不涉及社會性，也沒有哲學性，是出於天性，出於天性的才是本質的。

一天和朋友閒聊，又聊起這個傻問題。朋友說那島上的人是一群愚蠢的人和幾個極壞的首長，只有「下愚」與「上詐」一起才能致文明不前甚至倒退。若人生的終極目標僅僅是健康、長壽、世界和平，那是否太簡單了甚至退化的價值觀？

也不需要什麼啟蒙了。「文明進步」和「原始純樸」是要平衡還是分道揚鑣？生活在西方會發現一個現象，越來越多的人說「慢下來，不要匆忙」，甚至執政政府一看到經濟增長到三個或四個百分點就要調高漲息降溫，在百年前「摩登時代」時期人們絕不會這樣想。這摩登時代就像個球或接力棒，從倫敦到紐約，東京上海，現在傳給河內和孟買了。西方很多人想躺平，就像比加戈群島人一樣。其實也不一樣，西方躺平生活基於個人主義，而比加戈文化強調族群合作，也有些地方的人躺平是因為無奈。現代社會體系取代了傳統的族群關係，村落裡集體合作和儀式共用。那是一種有機的建立在情感，信任或血緣關係上的體系。現代教育的確是促進了文化交流，讓我們能接觸到更廣闊的世界，拓寬視野。同時也被迫捲入「內卷」之中。知識和技能的快速反覆運算讓人焦慮，擔心自己「被淘汰」，甚至加劇社會的不公和失衡，年輕一代可能終身學習成為必須，而不是選擇，在被迫追趕時代的潮流中只能把「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留在想像中或心裡的深處。比熱戈斯島民對外來文化和現代化保持一定的戒備，他們可能認為保留傳統文化，維護傳統的生活方式，沒有科學、藝術、哲學的所謂的深層次追求，他們健康快樂地活著，我無法講比現代社會更接近理想。如此說來波西米亞主義對我們當今有解壓心願的人是個不錯的調劑，而波西米亞和布爾喬亞融合在一起一定是個更好的選擇，有個名詞叫「布喬人」，這種布爾喬亞波·西米亞人，雖身處鬧市行事不落傳統，不落伍於時代又能達到心靈自由。

前幾天去拜訪了一位七十九歲的老先生彼得，他生活在新南威爾斯州中部靠近坎培拉特區的山裡，一個人面對著一大片荒野和一小塊莊稼地，他幾乎是完全靠雙手靠體力耕種，樹上的每一個水果，每一串葡萄都用小網兜包裹防止鳥來偷食，地裡的蔬菜管理的井然有序，窗臺上擺滿了各種水果，他還在種植新的果樹，挖很大的坑，把雞窩裡的雞糞和牛羊糞混合成底肥。我問他要多少年才能結果，他說可能三年或五年。也許他揣摩出我話背後的意義，接著說，他只想種樹，把樹種好，至於以後結果的事，誰來摘果的事，他不去想。有幾顆較大的果樹下面有一兩把破椅子，我們坐在那裡一邊看著山下的原野一邊聊天，他說他已經在這裡二十五年了，再也不會離開這裡直到他離開世界，他厭倦了城市的喧囂和雞鳴狗盜的事，躲在這裡清心度日。這讓我想起比熱戈斯島的島民生活。看來這世界上就是有一批人放棄所謂的「先進思想」，不屑於用哲學去思考「人類的終極追求」。什麼文化道德，什麼進步變革，什麼地緣政治平權運動，一概不屑一顧。(未完)

張仲衡